

奋进40年 追梦新征程

漯河建省辖市40周年优秀征文选登

老院烟火岁月长

■赵晓彤

一座城市的岁月，往往藏在老房子的一砖一瓦里。1986年，漯河升格为省辖市。40年时光转瞬即逝，沙澧河畔高楼林立，而我记忆里那个老院子、那些老屋，便是城市变迁最朴素的见证。

小时候，家里住的是老式家属院。红砖砌成的平房，墙皮被岁月浸得发暗。院子地面是水泥地，坑坑洼洼。每逢下雨天，屋檐滴水，地上便开始积水。没有精致的小区绿化，各家门前开辟一小块空地，种上月季、指甲花，邻里之间院墙低矮，抬头皆是熟人。

听长辈讲，漯河升格省辖市之初，不少人家住的都是这样的房子。那时候城市建设刚刚起步，街道不算繁华，成片的平房院落构成这座小城最主要的底色。老房子不宽敞，屋内

采光也一般，冬天屋里阴冷，夏天闷热，可一院子浓浓的烟火气。那时候父母工作忙碌，放学后家里常常无人看管孩子。我们一群孩子或是趴在院中的花池台面上写作业，或是被托付给邻居，在别人家蹭一口饭。借着邻里的互相帮助，我们熬过一个又一个父母尚未下班的黄昏。傍晚，各家搬出小凳子坐在院里吃饭、聊天，孩童在巷道追逐嬉闹，家长里短，欢声笑语，填满了老院的朝朝暮暮。

城市建设的春风悄然吹来，一座座老旧平房迎来改造升级——斑驳的院墙被推倒，坑洼的巷道被修整，许多承载着烟火记忆的老院子渐渐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。我们家也告别居住多年的平房，搬进崭新的单元楼房。

站在新居窗前抬眼望去，幢幢高楼拔地而起，远处沙澧河如一幅徐徐铺展

的水墨长卷，河水悠悠，岸柳依依。屋内窗明几净，楼道整洁敞亮，厨卫配套一应俱全，再也不必为雨天屋漏、冬日寒风透墙而发愁。新小区配套完善，物业提供托管服务，孩子放学可以在这里等候，有人帮忙照看孩子、辅导作业，等父母下班再来接回。这份妥帖的守护，让每一户业主心里多了踏实与安心。

偶尔路过老城，还能看到残存的老房子静静立在新式楼宇之间。它们像一本本摊开的旧书，留存着人们生活的印记。看着这些老屋，我便能想起过去的岁月：泥泞的巷道、老旧的木门、邻居隔墙喊话的温暖。

老房子的消逝不是遗忘，而是城市向前的印记。40年间，无数个普通家庭从平房搬进新居。人居环境迭代更新，沙澧河风景区绿色长廊连绵，城市

路网四通八达，口袋公园随处可见。一座座新式住宅拔地而起，取代旧时老屋，承载着漯河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从过去邻里互相帮扶照看孩子，到如今小区物业贴心托管，变化的是居住条件，不变的是百姓对阖家幸福的期盼。

河水奔流不息，见证40年山河巨变。那些红砖老院早已沉淀为城市温暖的记忆；新式住宅的万家灯火，正续写着漯河崭新的故事。一座城的腾飞从来不是宏大的工程与响亮的名片，而是无数普通家庭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幸福变迁。

回望漯河升格省辖市四十载，我们既是岁月的亲历者，又是时代的建设者。烟火不息，逐梦不止，愿沙澧大地继续踏浪而行，奔赴更加美丽的远方。

一城温情伴流年

■王亚平

在中原大地，开封、洛阳底蕴厚重，像饱经沧桑的老人；1986年升格为省辖市的漯河，充满生机，如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。40年来，沙澧河水静静流淌，见证了漯河从普通小城一步步建成中国食品名城、全国文明城市。我生活在漯河，从儿时旧事、身边见闻、市井小事里切身感受这座城市实实在在的

变化。

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在姥姥家度过。姥姥生活的城郊就是早年漯河最真实的模样。刚升格省辖市那会儿，城郊大多是村子，土路居多，楼房很少，河堤破旧，出门基本靠步行。

冬天，姥姥把玻璃瓶子灌满热水，裹上布放进被窝帮我暖脚。煤炉上烤着橘子，满屋都是果香。一块普通香皂、一条用旧的毛巾，就是日常洗漱用品。姥姥手很巧，零碎布料、废旧塑料袋，

经过她裁剪缝制，能做成绣花鞋垫、小布枕、手工纸花。妈妈回忆，她小时候一年四季的衣裳全是姥姥熬夜一针一线缝出来的。这也是早年漯河物资匮乏的真实写照。

2019年，姥姥离开了我们。老屋早已拆迁，泥泞小路变成了宽阔马路，姥姥家的桃园也建成了环境优美的街边公园。我每次路过滨河游园总会想起姥姥，想起老一辈生活的旧时光，也真切看见漯河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这些年在漯河生活，我们亲眼看着城市环境、便民服务越来越好。大家说起文明漯河，大多只知道机动车礼让行人，其实温暖藏在城市不起眼的细节里。

平时出门路过体育场附近的出租车候车点，我发现墙上贴着老年人打车热线。现在年轻人习惯用手机叫车，可不少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，出门打车

很不方便。相关部门专门预留约车电话。一个小小的电话号码，实实在在解决了老年人出行难题，是城市贴心为民的细节。

闲来沿着河堤散步，变化更是一目了然。几十年前，河堤杂草丛生，垃圾随处堆放，很少有人来河边闲逛。经过多年整治，如今，沙澧河风景区绿植成片，步道干净平整，游园、休闲座椅随处可见。以前的路边公厕可以说一言难尽，现在城区大大小小的公厕定时打扫、整洁如新。老旧小巷经过改造，路面平整。等公交车大家自觉排队，不横穿马路、文明养犬等慢慢变成市民的日常工作习惯。从脏乱老街到整洁城区，漯河的变化全体现在日常出行和生活环境里。

今年农历大年初五，我带着母亲和孩子去万达广场室外游乐场。孩子们兴致勃勃地玩着卡丁车、摇摆锤、旋转木

马，母亲坐在一旁，看着玩耍的孙辈一脸宠溺。

这时，一名年轻女子带着一位老人过来，执意陪老人坐旋转木马。老人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年纪大了坐这个让人笑话。”年轻女子笑着安慰，耐心地陪着老人，一边拍照一边询问老人晕不晕、开不开心。

眼前的一幕让我十分感动。早些年人们生活条件有限，长辈整日辛苦谋生，很难有空闲游玩。随着经济条件越来越好、商圈越来越多，老百姓衣食无忧，孝顺不再只挂在嘴边，陪长辈出游、体验新鲜事物成了平常事。

40年来，漯河的道路越修越宽、配套越来越全、百姓日子越过越富足。

河水缓缓流淌，带走旧日清贫，哺育城市成长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漯河还会带着人间烟火与温暖，继续稳步前行。

心灵漫笔

发间的岁月信

■王晓景

头顶那两根白发已“招摇”了一年有余。每月去理发店，热心的理发师总是先凑近我的发顶细看，随后拿出明晃晃的剪刀“跃跃欲试”，想替我拔除这两根“异类”。可每当锋利的剪刀靠近那柔弱又倔强的银色发丝时，我总是轻轻抬手制止。虽然我比谁都希望它们从未出现过。

不知何时，数字竟悄然失控。白发从一两根到七八根，零散分布在耳朵两侧的发隙。它们平日躲得极好，难以察觉，却总在洗脸或束发的某个瞬间冷不丁闪现。我有时会对着镜拨弄，像个在夜空中突然发现陌生星辰的观星人，虽不至于触目惊

心，胸口却还是会漫起失落。我不由得轻轻叹气，那看不见的后脑勺，又藏着多少根沉默的证据呢？

小时候写作文，总把“白发”与“苍苍”捆绑在一起，单是这四字，便觉时光匆匆。若是二三十岁的年纪，看到白发定会如临大敌，忍痛也要连根拔除，或用染发膏一染而后快。可40岁之后，我学会了与岁月和平共处，不再随心所欲，也不想过于修饰自己。只换外壳不换芯的更改，只是掩耳盗铃罢了。

豆蔻年华人面桃花早已不再，那眼神和心境分明覆盖了中年的包浆，虽温润，却难再似少年的清透。一边扛着生活与职场的疲累，故作镇定地扮演情绪稳定的成年人；一

边又在深夜独处时，疲惫地自我疏通与修补身心。

其实换个角度想，它或许并非仅仅宣告衰老。那些银白的发丝都是温柔的注脚，注解长途跋涉的路、辗转难眠的夜、悄然滚落的泪，还有如释重负的放手、横冲直撞的鲁莽……它们不分好坏、不讲理直，全都诚实地帮我刻录了下来，写在头发的颜色里。

我知道，头发会继续变白，像雪落山间，终一日会变成茫茫一片。等到那时，我便选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，坐在摇椅上，捧一杯热茶，随意扯一根发丝，便能从那月光淬过的颜色里细细品读岁月写来的信，字字句句都是走过的山河。



人在旅途

悬空寺的工匠智慧

■董晋生

悬空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，是北岳恒山十八景中的第一胜景。今年5月中旬，我和朋友相约领略悬空寺的风采。

当天，我们到达悬空寺。由于游客太多，步道上人山人海。直到上午10点多，我们才乘坐景区电瓶车来到恒山脚下，在一块写着“恒山”红色大字的标志性石柱前停下。再往前走，岩石路面上留有蹄形印痕，传说是八仙之一的张果老骑驴修道留下的“果老仙迹”，并塑有雕像。再往前走，我们就到了“苦甜井”。苦井与甜井虽相距不足三尺，水质却截然不同：一井甘甜清凉，一井苦涩浑浊。我们在恒山虽然没有登峰，但远远望去，层峦叠嶂，绵延无际。只有来过恒山，你才能体会到它的独特魅力。尽管山好景美，我们还是急着去悬空寺。

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，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。当我们走到最佳的观景平台“霞客亭”时，站在这里隔河相望，可以将对面山腰间的悬空寺尽收眼底。它仿佛是一个玲珑剔透的浮雕镶嵌在翠屏峰的峭壁间，大有凌空欲飞之势。

悬空寺这一奇特的建筑体现了古代工匠的大智慧，可用“新、奇、悬、巧”来概括。全寺共有40多间楼阁寺院，纯木结构。大家感到好奇的是，这座寺庙的承重仅仅靠十几根碗口粗的木柱，为何能屹立千年不倒？这里面有很深的奥妙。实际上真正的承重结构是插入岩石内部的“半插飞梁”。建筑工匠利用物理学的原理，将当地特产的铁杉木用桐油浸泡凿入石洞，利用“口小肚大”的石洞结构和锥形木楔使横梁越压越紧，将重力传导至坚硬的山体岩石。这种以半插飞梁为基、巧借岩石暗托的设计，堪称古代建筑力学的奇迹。

当然，悬空寺的选址也令人惊讶。寺院建在金龙峡西侧的凹形崖壁中，上方有巨崖掩护，避开了雨水冲刷、冰雪侵蚀，两侧突出的山崖减缓了风



势，对面高耸的天峰岭遮挡了阳光，使得这里年平均日照时间极短，减少了寺院木质结构因风刮雨淋和日晒雷击造成的损害。

我站在悬空寺往下看，远处的游客像蚂蚁一样在山间缓缓前行。低头攀爬悬空寺的木质步道，空间狭窄，可能是游人太多的原因，感觉特别拥挤。当我们走在悬空寺的狭窄步道上，抬头一看，像在一线天中穿行。人们一手扶着护栏，一手抓住立杆，在峭壁间稍稍停顿，慢慢回头远眺，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，既惊险又新奇。当我爬到悬空寺最高层时，上边的木板小道只有一尺多宽，有一种从天而降、离心失重的感觉，不敢迈步。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恐高。

当我们从悬空寺走下来时，不由得赞叹建造者的智慧。那个年代没有先进技术、没有起重设备、没有测量仪器，能在这么小的空间搬运这么多木料、建造这么多楼阁，能在这么险峻的山间建造全木结构的寺院，真是世界奇迹。悬空寺不愧是全球十大最奇险建筑。返程的路上，我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动与敬畏。游览悬空寺不仅是一次身体上的旅行，还是一场心灵的洗礼，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，以及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屈不挠的精神。

夜宿道宝村

■田振华

8月22日，我随黄河两岸当代作家采风团赴山西晋城泽州道宝村采风。

我们到达道宝村时已是夕阳西下。远眺四周，山在缥缈的云层里，云飘荡在山谷间。山上的民宿红石黛瓦，一排排，阶梯式，错落有致。那一条条山路像巨龙盘旋在山间，把一家家民宿串联起来。

晚上，这个古老的村落在寂静中热闹起来。从山脚到山腰再到山顶，家家户户的灯亮了，门前高挂的红灯笼藏在山被绿树间，点点灯光，红绿相映，使山坳变成一道别样的风景线。民宿老板热情地接待着一波又一波的观光客，浓香的野味从小院弥漫出来，着实让人陶醉。

一天奔波下来我浑身疲惫，吃完饭倒头就睡。半夜，我睡醒后推开民宿的木门，伸了伸懒腰，揉了揉迷糊的双眼，看到对面的远山和身居的山坳被那厚厚的乌云覆盖，像黑色的巨石黑压压滚下来，宛如倒挂的大黑锅，魔鬼一般向我扑来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一阵山风吹来，夹带着细雨，有点深秋的寒凉。我赶紧回屋钻进了被窝。月光洒满了房间。我顺着窗外的月光望去，南山的新月穿过云层，在湛蓝的小溪绽放着笑脸，山间的小溪“哗哗”流淌，不知奔向何方。

我辗转反侧、浮想联翩，回想起该村党支部书记白天向我们作家采风团介绍的村史。这个村子已有四五百年历史。他们的祖先为躲避战乱，从河南迁徙躲进了这座深山老林，发现这里有常年流动的山涧、有满山的野果和野菜，还有各种鸟兽，是理想的生存之地。他们的祖先在山谷滩地、半山坡开垦梯田，把从平原带来的谷物良种撒在这贫瘠的土壤中，在这里繁衍生息。相传，村里曾藏有官银，后官银被盗贼全部劫走，村子因此得名“盗宝河”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村民觉得“盗”字不好听，于是改为“道宝村”，取“道法自然、福地为宝”之意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又引申为“开辟新道路、追求新光明、踏上新征程”之意。

此时，我又想起当晚民宿老板向我们讲述村子的新变化：以前，村民出一次大山，带着干粮要走十天半月的路程，山货运不出去烂在家里。近几年，国家在大山里架电线、安路灯、铺设光纤，把这穷山窝变成了桃花源。村民利用闲置的石头房子开民宿、搞旅游，腰包鼓了起来。村里的年轻人走出了大山，在城里安了家，山里山外的日子都过得很滋润。

窗外的月亮时而被乌云遮掩，时而穿过云层，使道宝村的夜晚清朗明净。有曲折、有光明，这不正是道宝村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吗？

爱吃捞面条

■赵世杰

今天中午，老婆做了捞面条。我吃了一小盆，她吃了一大碗。每次吃捞面条，我只想一次盛够，把面条盛完，面条一泡就不好吃了，菜可以吃着添着。今天的捞面条和往常一样好吃。老婆在超市买的面条，臊子没有用西红柿炒鸡蛋，而是用瘦肉炒的豆角，调料为家门口种的十香菜以及芝麻盐和蒜汁，再加上醋和小磨油，真是美味。

小时候家里很穷，我经常吃不饱。奶奶做的手擀面全家人都盼着吃，可十天半月也吃不了一次。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，吃捞面条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
可能与从小忍饥挨饿有关，长大后我吃饭往往不顾场合，一顿狼吞虎咽。去年

夏天，我去南京参加了一个作家培训班。我们住在一个五星级大酒店，餐厅提供自助餐，菜有一二十种，可主食往住是米饭。我偏偏喜欢吃面，每到中午就盼着吃上面条。

这天中午一看有一大盆面条，而且还是捞面条，我就像一头饿狼突然看见美食一样，真想把这一盆面条都端到我的桌子上。可是，餐厅的碗小得可怜。于是，我赶紧盛了一碗捞面条，又盛了两碗放在面前，加上手中的一共3碗。碗虽不大，但我盛的面条和菜都冒出碗来了。也不管别人的眼光，我吃了一碗又一碗，把来自深圳的王老师惊得目瞪口呆。

不过，我也曾经抱怨过捞面条。2023年暑假，56岁的我开始考驾照。这一天，

我考科目三。在煎熬中等到中午，快轮到我和另一名学员上车时，考试系统出了故障，改为下午两点半考试。教练说中午再练练，我说好。中午我管饭，教练点的鸡蛋臊子捞面条，我吃了两大碗。

本来夏天人就容易犯困，我又吃得大饱，头昏昏沉沉的。下午考试，我坐在车上无精打采，发挥失常，只能补考。我心想，都怪中午捞面条吃得太多了。

